

冷眼看历史

帝王篇

丛书主编 宋 俭
本册主编 徐 斌 万 荣

评论皇帝与评论一般人不同，他们权力极大，“一言兴邦”，“一言表邦”，他们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千百万人的生计。

冷眼旁观两千年

帝王篇

丛书主编 宋 俭

本册主编 徐 斌 万 荣

(鄂) 新登字 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眼旁观南面术：读史随笔之帝王篇/徐斌，万荣编．
—武汉：崇文书局，2007. 1
ISBN 7-5403-1112-6

I. 冷… II. ①徐… ②万… III. 帝王—人物研究
—中国—古代—文集 IV. 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5122 号

责任编辑：刘 丹

出版发行：崇文书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 430070)

印 刷：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

开 本：670×980 1/16

印 张：16

字 数：23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册

定 价：23.00 元

前言

时下，随着历史剧的热播，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日浓。作为史学从业者的编者，时常会碰到人们这样的疑问：“电视剧里的这些事是真的吗？”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经常无语。细想之下，无语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当影视圈中个别人以“气死历史学家”的态度创作历史剧时，许多媚俗、庸俗的错误历史被传播给了大众，这种社会责任感的缺失着实令人无语。其二是涉及一个重大的问题，即“什么是历史”，难道历史就只是曾经在过去的时间中出现过的人、物、事的真与假吗？诚然，历史意味着一种与现在处境迥然不同的时空概念，它并不是保存完整地等待我们去发掘，因此必须首先要弄清楚它的真假。然而若仅限于此，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就只能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对现实没有任何的意义。究其意义，就在于人们常说的“读史明智”，这是人们对于史学功能的最直观认识，唐初名臣魏征就曾说过：“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明兴替。”在读史的过程中，可以洞悉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明了事物发展背后的规律，使得个人在这一过程中思想、认识水平得到不断深化。而且，历史也绝不只是与过去有关，它可以使我们在从过去到现在这个时间连续体中更好地看清楚未来。从这一点上来看，历史是活生生的，延续至今，影响未来的人类知识。著名史学家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就曾经说过：“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我想，他所表达的，正是这一理念。

在众多的历史影视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乎中国古代帝王的故事。虽然中国已经在20世纪初废除了帝制，但难保说“皇帝情结”就已经消失，如袁世凯在帝制被废之后，仍然要逆潮流而行，可惜他这个皇帝没做多久就为人民所唾弃。民众之中，亦可见到某些“皇帝情结”的影子，如电视剧《康熙王朝》的片首曲中唱道：“我真的想再活五百年”，我想，如果让帝王在中国的专制统治持续到22、23世纪，恐怕是连词作者都不愿意看到的吧。对于民众中存在的这种现象，大部分是由于对高高在上的专制帝王，因时、空、社会等级的隔阂所造成的。本书即选取了专论帝王、可读性强的文章，以飨读者的

求真知之欲。

自秦始皇“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始，在中国的帝制时代曾出现了近三百位皇帝。皇帝这个位置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他高踞国家机器的最顶端，是一切统治权力的象征和执掌者，一切文武官位的设置或撤除，各级官府的架构规模、权限、典章制度的颁布和修订，一切文武大小官员的任命、管理、监督、奖惩及执行的尺度，都要通过皇帝才能拍板裁定，可以说，其地位在人间确实是至高无上的。

回溯历史，对曾经拥有皇帝位号的人物逐一进行查考评价，就不难发现，确实有少数皇帝在他掌权期间，既有雄才大略，又有安邦定国之谋。人们或认为这些明君，可以堪称现在国家元首的楷模，那么《唐朝的“苦迭打”》告诉我们，所谓“有德之君”同样杀兄戮弟，并不见得就是一个好人；《世界坐标上的“康乾盛世”》等文则指出，虽然拥有各种文治武功堪载史册的伟大帝王，同样会因为制度的因素而造成国家的落后。而且，历史上的多数皇帝，或是庸碌无为，或是骄奢淫逸，甚至酷虐嗜杀，残民以逞。当然，是非功过历史早有定论，本书希望通过这些文章还读者以历史的真实，走出“一治一乱”循环的历史观的局限，并从中洞悉历史的变迁，增加个人的识见。

另外，本书还将某些大型农民起义的领袖如洪秀全等编入书中，司马迁作《史记》时，为项羽作《本纪》，所谓“成王败寇”，历史上又有多少开国之君不是通过马上得天下的呢？编者亦效仿司马氏之做法，将这些所谓的“败寇”一并给予“帝王”的待遇。

总之，本书所收的文章深入浅出，以可读性极强的文字将一种认识、一种见地普及给广泛而活跃的社会大众，以期为我们的社会带来更多的知识、乐趣及福祉。

徐斌 万荣

2006.9

目录

皇帝、书写与时间	■王晓渔■ 1
说皇帝	■王学泰■ 7
醉眼朦胧观“君人南面之术”	■孙家洲■ 21
皇帝的爱好	■黄爱梅 丁 凯■ 27
历史上的平反	■吴 思■ 31
“好皇帝”和“坏皇帝”的幸运	■石 英■ 39
金陵王气	■叶兆言■ 43
历史的坏脾气	■张 鸣■ 48
观历代帝王庙有感	■何兆武■ 57
帝王的隐秘：病态嬴政	■赵 良■ 62
哀项羽——闻“项羽未焚阿房宫”随感	■舒 展■ 73
刘邦：无赖和透明	■庞壮国■ 79
汉宫漩涡	■傅剑仁■ 84
汉武帝制造的血腥“巫蛊案”	■江 晨■ 92
汉武帝与轮台罪己诏	■王也扬■ 96
晋武帝的兴衰成败	■海 笑■ 99
渔猎之家也能做皇帝	■吕叔春■ 105
“运去”不由天	■牧 惠■ 110
迷楼与鉴楼	■艾 煊■ 115

“坏皇帝”的另一面

——从秦、隋两朝短命说到炀帝杨广

·石 英· 120

李世民是有德明君吗？

·史 式· 125

物奴

·张大威· 129

唐代的谎话大王

·李国文· 133

惟一的女皇——武则天

·王志刚· 139

谁为暴力屈膝

·唐 韵· 152

帝国夕阳

·王 族· 158

仁慈的悲歌

·谭 岩· 167

制度不是万能的

·赵 刚· 173

明成祖朱棣

·朱 伟· 180

肚子里的小人

·熊召政· 184

“宽容滞后”与东方智慧的自我消解

——补读明史的文化反思

·田秉锬· 192

笑话天道

·吴 思· 201

故宫后面

·钟 山· 208

悲壮九宫山

·任 蒙· 218

雍正的智慧

·牧 石· 223

封建统治下的文字狱

·张友鸾· 229

雍正继位的历史之谜

·戴 逸· 234

谁的“天国”？

·傅国涌· 242

皇帝、书写与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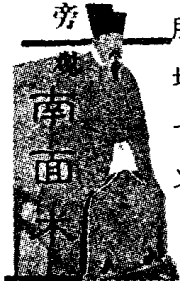
·王晓渔·

公元前 221 年，也就是秦始皇 26 年，嬴政终于平定六国。这位年轻的皇帝，在此起彼伏的恭维声中一定会感到一丝空虚，就像一百多年前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每当听到父亲的捷报就会黯然神伤，惟恐世界全部被征服，自己将无所作为。与过去那些强大的敌国不同，此时的嬴政必须面对看不见的敌人，暂且不说随时可能出现的刺客，与时间相伴而来的衰老，国境线以外不可捉摸的空间，都足以让说一不二的帝王寝食难安。多年以后，博尔赫斯在《城墙与书》中揣测：“在空间中修造城墙以及烧毁代表时间的书籍，犹如一道魔术的屏障，目的旨在阻挡死亡的来临。”虽然这位阿根廷作家常常犯一些中国史实上的小错误，但他对于秦始皇的心理分析却非常精确。需要补充的是，空间的象征不仅有城墙还有陵墓，而时间的象征不仅有书籍还包括书写，它们所要阻挡的不仅有死亡还有空虚。

在谈论书写与时间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建筑这种空间象征。自我加冕没过多久，就有人告诉秦始皇：“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史记·封禅书》）在这种阐释系统里，每一个朝代都有着自己的吉祥物，黄帝、夏、殷、周、秦与土、木、金、火、水一一对应。“五德终始

说”成为皇家意识形态，为了抹去它的不确定性，通过对五个时代的追溯，人们把它从超验理论改装成经验陈述并进而上升为历史规律。与水相配套，数字以六为尊，颜色崇黑，法度刻峭，甚至黄河也改名叫“德水”。毋庸置疑，这种学说并不具有科学性，可是它却能够给秦始皇以莫大的安慰，让他得以有条不紊地展开自己的“行为艺术”，比如把一棵避雨的树封作五大夫。让人纳闷的是，这位信仰水德的皇帝居然会“避雨”，他似乎没有意识到雨水是上天的信物；更让人不解的是，他还建造了巨大的长城、宫殿和陵墓，这种土制(石头)的建筑物又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妨重温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评论家张闳把它称作“水与土的战斗”——脆弱的泪水出人意料地摧毁了坚固的城墙。与“水来土掩”的相生相克不同，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孟姜女投水自尽的命运，暗示水的制造者也将被水淹没。尽管如此，这个传说还是向后来者说明，秦始皇之所以很快遭到报复是因为他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事实也证明，毫不间断地建造那些土制堡垒，恰恰加速了这个水德王朝的灭亡。如果说秦始皇做过什么让自己欣慰的事，那就是派遣海上使团寻找长生丹药。筑城是在建造一种封闭空间，出海则是对未知空间的探险，那些永远不会回来的使者，恰恰使得皇帝的希望始终不会破灭，直到他闭上眼睛的那一个瞬间。

正如博尔赫斯所说，秦始皇在空间上的各种努力都是对时间的抵抗，他试图逃避死亡。于是，他烧毁代表记忆的书籍，粉碎了来自过去时的威胁；他取消继承者给他添加谥号的权力，阻止了来自将来时的威胁。把自己的身份从“秦王”加冕为“秦始皇”，这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词语游戏，他藉此让自己生活在开天辟地的现在时之中。一个水德王朝似乎不害怕那些竹筒点燃的幽蓝色火焰，文字和书生们的呻吟声成了伴随皇帝入睡的小夜曲。当然，他不会想到，自己长眠之后的安魂曲是焚烧阿房宫的噼噼啪啪声；他更不会想到，一个叫做章碣的唐朝诗人竟胆敢写下《焚书坑》嘲笑自己：“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首诗的表面含义被大家所称道，一个焚烧书籍的王朝最终被不爱书籍的莽汉推翻，但它还有着另一重含义，一个焚烧文字的王朝最终也没有躲过书生的文字非议。两重含义不



尽相同，前者宣布书籍是失败者，后者则暗示文字是胜利者。传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民间暗藏六经于芭蕉茎内。为纪念这个无声的反抗，在泉州文庙的建筑上有六柱似芭蕉茎的绿色圆筒，称为六经筒。这个传说的真伪无法考证，六经得以躲过火焰的劫难却是不争的事实。再退一步，即使书籍被焚毁，那些化整为零的文字依然会存活下来，并随时准备排列组合成一份记忆白皮书。秦始皇将通行文字从小篆改成隶书，最常见的解释是书写简便，可这又何尝不是一次文字的断裂。通过字体的变化，皇帝试图与往事干杯，重新开始帝国的书写传统。他似乎忘记了文字的本性就是记忆，不管小篆还是隶书，它们都像幽灵一样记录着自己的故事。狱吏程邈因为得罪了秦始皇而被投入监狱，他将自己发明的隶书呈递给皇帝，因此被赦免并得到升迁。关于隶书起源的传说，不仅说明一个书生如何通过文字而获救，也说明他如何巧妙地让自己的不幸遭遇广为人知。隶书仿佛秦始皇脸上的金印，人们只要提到它就会想起聪明的书生和冷酷的皇帝。

书写无法抵御衰老，但它也不必然引向死亡。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中，侠客成为书法家。残剑在赵国书馆练习书法，那些不谙武功的学徒只能在秦国的乱箭中像风中芦苇一样纷纷折断。一边听着利箭穿过皮肤的清脆声，一边安然若素地挥笔书写，这与其说残剑日益坚强果敢，不如说他越来越坚硬独断。侠客们可以跳芭蕾舞般地用长袖摔去致命的箭矢，可以用剑准确地穿过人体两个并不致命的穴位，他们以为别人也丧失了疼痛感。残剑在书写中体认到所谓“天下”就是要让嬴政完成统一大业，可他却忘记了那些可笑的真理仅仅是沙上幻象。按照这种梦游似的逻辑，“荆轲刺秦王”的独幕剧，变成了“荆轲爱秦王”和“秦王刺荆轲”的二重唱。侠客们的死亡是他们走火入魔的必然结局，只可惜那些书馆里的学徒，成了侠客们的殉葬品。当然，这也要怪学徒过分拘泥于师傅的教诲，他们只知道书写的庄严，却没意识到笔下那些文字最终只不过是一杯细沙，并不需要用性命来捍卫它。

让我们的话题重新回到隶书上，它的发明者至今尚未验明正身，有些传说中的主人公不是程邈而是王次仲。最有趣的是两位曾同时出现，王次仲是隐居山中钻研文字改革的青年，程邈则是三番五次劝他出山的

朝廷官员，前者由于拒绝了后者的要求，被秦始皇下令囚禁起来。突然有一天，程邈被扔进王次仲的牢房，并且大骂皇帝的种种劣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敌，两人从敌人变成朋友，并且无话不谈。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程邈得到隶书的秘密后被释放，王次仲则在通往刑场的路上拒绝成为书写的祭品，化作大鹏鸟飞去。

不难看出，上面这个“苦肉计”属于后人编造，虽然故事发生在秦朝，原型却极有可能产生于唐朝。那与另一位皇帝有关，事情发生在唐太宗和《兰亭序》之间，同样有两个版本。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传到第七代孙智永那里，被他的弟子辩才得到。第一种版本里，唐太宗派监察御史直接到辩才那里拿到这本著名的“手抄本”。第二种版本则颇费周折，辩才宣称帖子早已遗失在乱世之中，隐瞒了身份的监察御史通过与他的诗书往来获得信任，最后得知帖子悬于屋梁之上。两种版本有着共同的结局，唐太宗最终将真迹带到他的坟墓昭陵。在这场延绵近千年的捉迷藏游戏中，不管其中有多少小插曲，最后的赢家似乎都是皇帝。秦始皇通过推广隶书开启了书写的新纪元，唐太宗则把那本行书看作他安息的枕头。可是，在轰轰烈烈的“兰亭论辩”中，郭沫若把上面两种版本的记载都看成“虚构的小说”，只承认“部分真实”。他大胆假设：兰亭传奇的关键人物智永，正是《兰亭序》的作者和书者。事实上，郭沫若的说法并非首创，清人就有类似说法。我不打算也没有能力从书法史上评判其中真伪，但智永导演了兰亭传奇的说法，却让我们重新考虑谁是这场猫和老鼠游戏的赢家。据说唐太宗收藏的历代书法作品达二千二百九十纸，他最偏爱王羲之的墨迹。可以想像，当他毕恭毕敬地沐浴焚香，然后小心翼翼地摊开《兰亭序》，那种神圣感肯定不亚于属下官员面对圣旨的感情。在阳光照射下的宫殿，这位皇帝并非说一不二，一个逝者留下的墨迹仿佛不可更改的遗言，让人亦步亦趋，一钩一捺都惟恐有半点差错。此时的唐太宗虽然拥有了《兰亭序》，但他被《兰亭序》左右；正如秦始皇拥有了隶书，却也成为隶书的奴隶。不同的是，秦始皇试图通过书写阻止衰老，唐太宗则是让书写陪伴死后的岁月。

两个皇帝的共同遭遇，见证了书写与时间的关系，皇帝想通过书写

控制时间，最终时间却使书写恢复历史原貌。书写存在着自动的反控制装置，它与自己的载体、内容和所有者若即若离。第一，书籍是有形的，书写是无形的，无形的东西无法被火焰焚毁，它只能被火焰照亮，焚书最终将是无用功；第二，尽管有人愿意为书写献身，书写却不鼓励这种行为，侠客们的真理像沙上水滴一样虚幻；第三，一份文字只有一位书写者，却可能被无数人所有，但最终还是书写者享有权威，即使所有者是皇帝。不过，秦始皇和唐太宗至少还是形式上的胜利者，前者推广隶书成为汉字简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后者的书法也是有口皆碑。相比之下，宋徽宗和乾隆在书写上是彻底的失败者，一个笔走龙蛇但不知亡国将至，另一个以书法泛滥而闻名天下。

宋徽宗与南唐李后主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有着艺术特长的亡国之君。虽然前者的“瘦金体”在书法上的成就，一点也不亚于后者在诗词史的地位，两者对书写与时间的不同处理，却使得后人对他们的评价截然不同。对于李后主，人们往往因为那些啜泣的词句同情、理解了他的无能。宋徽宗没有受到如此礼遇，他成为玩物丧志的代表人物。记得小时候看的连环画中，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兵俘虏之后，连监狱也没住成，只是囚禁在一口枯井中。人们冒着落井下石之嫌，借金兵发泄了对这两位皇帝的不满。假如宋太宗能够未卜先知，知道后代的命运，他还会不会派人给李后主送去致命的牵机药？李后主的诗词和宋徽宗的书法，就像体育明星和演艺明星之间不具有可比性。但如果把诗词和书法都看作一种书写，就会发现为什么人们采取双重标准评价他们。李后主的词分成两个时期，亡国前多靡靡之音，亡国后多家国之痛，我们所熟知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均属于后期作品。其实，幽居于井中的宋徽宗，一定像误入山洞的侠客一样，会精心揣摩书写的技巧聊以度日。不幸的是，金兵没有像宋朝那样为囚犯准备笔墨纸砚，宋徽宗的后半生几乎完全被遗忘。李后主没有成为后主的时候夜夜笙歌，甚至大兵压境还在琢磨如何填写《临江仙》。在《水浒传》中，柴进潜入宋徽宗的书房，素白屏风上御笔亲题四大寇的名字：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由此可见，宋徽宗的行政能力很有可能要胜过李后主。但与诗词相比，书法更具形式感，鉴赏书法要比鉴赏诗词更困难。

同时，人们又把历尽沧桑的后期李后主与不谙世事的早期宋徽宗相比，书写与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排列组合，自然会推出那个不太公平的结论。

与宋徽宗相反，乾隆恰恰属于事业有成者，六下江南、五幸五台、三登泰山，和格格、太监、私生子们造就了无数传说。他还有着题字的癖好，不管是一处风景还是一道地方小菜，都有可能挥毫泼墨，乃至后人将这种不节制的书写称作“乾隆遗风”。根据价值规律，它的直接后果就是真迹贬值，在某次广州的拍卖会上，乾隆的一幅御笔书法仅售四万六千元，而当代旅美画家陈逸飞的油画作品《小提琴手》却价值四十九万五千元。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平民，一个是古人、一个是今人，后者的作品价格居然是前者的十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讽刺。与书法类似，乾隆的诗歌产量是中国第一，据说有十万首之多，但没有一首称得上家喻户晓。如此多的产量，如此少的杰作，说明这位皇帝不但没有遵守价值规律，也没有遵守艺术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法或诗歌都是比慢的艺术，它们需要耐心等待。如果说宋徽宗在书写上的慢，使得他面对国家反应迟钝；乾隆在治理帝国上的快，又使得他下笔过于雷厉风行，他们都没有意识到纸张和帝国之间的“时差”，宋徽宗的指针偏向纸上，乾隆的指针偏向帝国。一个没有处理好书写以外的时间，一个没有处理好书写内部的时间，他们只能面对失败的结局。大概亡国的宋徽宗早已洞悉了自己的错误，拒绝继续书写，并将后半生隐没在井中黯淡的光线之中。只是风流倜傥的乾隆，一定没有空暇躬身自问，而是坚信自己的书写能够透过时间的磨损，散发着迷人的光芒。

皇帝、书写与时间，成为三角形的文字学难题。不管敌视还是热爱，皇帝都必须与书写打交道；书写不是匀速运动，它时快时慢；皇帝害怕自己的衰老，有时却乐于目击死亡和屠杀。秦始皇终止过去的书写(焚书)，开启全新的书写(推广隶书)，以阻止时间的流动；唐太宗则通过书写(临摹《兰亭序》)锻炼着自己的耐心，以安详地面对死亡；宋徽宗放弃书写，以对自己的慢表示自责；乾隆则进行着加速度的书写，以示对快的偏好。皇帝们拥有着互不相同的文字观，可是他们都称不上胜利者。最后的笑容属于文字，哪怕有一天人类销声匿迹，文字依然会讲述那些美丽或丑陋的故事。

说皇帝

·王学泰·

明代有个笑话说某文士去世以后，到阎王爷那里报到。这位文士活着的时候逢迎拍马，时号全能。来到阎王殿前，不由自主地便大拍阎王的马屁，果然阎王爷很高兴。对他说：“你想托生到什么地方？提出要求，尽量满足你！”

文士说：“希望生在大富大贵之家，人间的福分都要享尽，要有娇妻美妾和无数的金银财宝，要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要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要得到所有人的崇拜和喜爱……”他还没有说完就被阎王爷打住了：“别说了，要有那么好的地方我还去呢，就轮不到你了！”这个笑话意在告诉人们，世间都是有欠缺的，十全十美是不存在的。这虽是个世俗的笑话，但却有点哲学意味，小市民、小民未必理解。在小民的心目中皇帝的位置和生活不就十全十美了吗？虽然很早就有亡国之君悲鸣：“愿世世代代勿生于帝王之家！”可是这些早被那些极度张扬的皇威掩盖了，用北京的一句俗话说，人们总是看见贼吃香喝辣，看不见贼挨打。在人们心目中皇帝是人间富贵的极致；是精神领域的巅峰；是能够解决人间一切问题的全能人物。天下的幸福之门都在向着皇帝开放，但皇帝的位置又是不可企及的。因此对于皇帝，老百姓是又羡慕，又觊觎，又崇拜的。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还是有散不开的皇帝情结。

皇帝情结

“情结”是个心理学的名词，是指一件事，人们老摆脱不了，总是念兹在兹，不释于怀。皇帝在中国消灭快一百年了，但人们说起话来，办起事来，总免不了有皇帝的阴魂在四周闪烁。电视、银幕、文学作品成为各种各样的皇帝汇聚之地。毛泽东 1965 年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那是冤枉的，那时文艺作品没有多少写皇帝的，而且说到皇帝时态度都不是很恭敬的。如果把毛泽东的这个话移来说现在，是不是有点像？但这些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看到荧屏上奴才高耸肥臀、五体投地，向皇上礼敬时，观众早就以为理所当然。连我家的小孩看皇帝戏入了迷，在纸条上写了“太和殿”“养心殿”“御膳房”等字样，贴在几间房的房门上。皇帝也深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无所不在的各种广告，左一个宫廷秘方，右一个皇帝御用，当然这些多是欺骗，自不必说，但从广告的背后可以看到国人对皇帝垂涎三尺的形象。在广告的设计者看来似乎每个中国人都想过皇帝一样的生活！

清末章太炎先生，特别讨厌康有为。两人在政治上一个是革命派，一个是保皇派，在学术上一个古文经学派一个是今文经学派。有一次章批评康说，有人说康有为想当皇上，名字叫“有为”（大有为之意）就是个证据；我看这没什么，皇帝谁都想当，可恶的是他想做圣人，古往今来圣人只有一个。康有为不是太狂妄了吗！

想做皇帝的例子太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宣称他想做皇帝的就是楚霸王项羽。当他遇到秦始皇的车队，看到得意洋洋的秦始皇时，不由得激愤说“彼可取而代之”。与项羽差不多同时，刘邦也见了秦始皇的车队，他也激发了同样的想法，不过他脱口而出的是“大丈夫当如此也”。这种“皇帝迷”可以说是充斥中国“二十四史”中。清末民初的学者张相文，写了一本《帝贼谱》。本着中国“成王败寇”的传统，统计历代打天下的“帝”（成功的贼）和“贼”（不成功的帝）共有七百余人。可见想做皇帝者“天下滔滔皆是也”。

不仅古代有，现今也不少。前几年出版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中也



写了一个关在狱中的“皇帝”曾应龙。这个人想“做皇帝”，犯了颠覆罪、反革命罪，政府念其愚，只判他无期徒刑。虽然他以性格乐观、服从管理，警察、犯人都对他印象不错，但是他的“做皇帝”的思想意识没有什么改变，仍然自称“真龙天子”，张口“朕”，闭口“口谕”，说自己的过去是“顺应天命，回乡登基”建国“大有”，可笑又可悲。我也亲眼见过几个“皇帝”，1975年身陷囹圄，所在中队为反革命中队，其中就有两三个“皇上”，其经历都很可笑。有个知青还是个高中生，在生产队中任赤脚医生，学习劳动都很认真。其房东，过去可能是个神婆，说他将来“贵不可言”，有当皇帝的命，并把女儿许配给他当皇后，为他配备了丞相、将军之类的官员。后来“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揪了出来，定为“反革命集团”，神婆判了无期徒刑，知青是二十年。这还是从平原地区出的“皇帝案”，虽然荒唐，但还都有正常思维能力。那些山沟里出的“山皇上”似乎有智力障碍，连自己的事情都说不清楚，还在做皇帝梦。

老百姓眼中的皇帝

1. 幸福的源泉

我们说的“皇帝情结”不单纯是说人人都想当皇帝，而且也指人们对皇帝的迷信，特别是对“好皇帝”的迷信，认为只要出了“真龙天子”（凡能够通过“打”而挣来的皇帝，都被老百姓视为“真龙天子”）苦难就会一扫而光。不用说古代，就是现今许多人心中也还有个“好皇帝”的情结，荧屏上的大多数“皇帝戏”都是阐释这个道理的。这种思想的中心就是皇上多是好的，什么事情都是被下边人弄坏了。不论是“戏说”的《康熙微服私访记》，还是冒充正剧《雍正王朝》，都是讲皇帝全能的，一切社会问题，冤案、错案、假案，只要皇帝来了都可以昭雪，都可改正，正义从此大白于天下，我们就安静地等着吧。即使是犯了罪吧，只要皇帝高兴也会一风吹掉。《风波》中写到宣统复辟，七斤嫂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又要皇恩大赦了吧”！人们总把皇帝看成人间好事的源泉，人怎么不欢迎皇帝呢？直到如今这种观念仍然

顽固地存在着，例如困难时期，派一些中央大员到各地调查，有位到陕北探访民众时，有的老乡握着他的手流着泪说：“是不是朝里出了奸臣了？要不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听说毛主席听了这话也很感动。其他如“歪嘴和尚念错经”之类议论的背后都是皇帝情结。

2. 金口玉言

在老百姓眼中皇帝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的意志是绝对自由的。老百姓认为皇帝说的都是“金口玉言”，只要说了就要实现，也就会实现。阿Q把“金口玉言”通俗化了：“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这当然包含有皇帝说话应该负责的一面，说话要算数，所谓“君无戏言”，许多戏曲中的情节都是利用“君无戏言”这个台词把一些荒诞情节合理化。豫剧中《杨八姐游春》皇帝看上天波府的杨八姐，非要娶她。这在封建时代是绝对不能拒绝的，杨八姐当然不愿意，她不能直接反抗，而是提出皇帝须满足她在嫁妆方面的要求，否则她不嫁。皇帝心想我富有天下，什么没有？就说，你要的嫁妆如果我拿不出就不娶你。杨八姐说“君无戏言”，于是击掌为誓。杨八姐要的是“一两星星二两月，三两清风四两云”，皇帝傻眼了，拿不出来，于是“君无戏言”，娶杨八姐的事只好作罢。这是通俗艺人的想象，也真有形诸史实的，如初周成王（当时他还是个小孩子）做游戏，用梧桐树的叶子为信物封其弟诸侯，周公马上祝贺成王，于是一个玩笑使得这个小弟弟成为晋地（春秋时代的晋国）的第一代诸侯。

因为皇帝无戏言，在现实中又做不到，那么就会有鬼神来帮忙，因此武则天可以在冬天令百花盛开（见《镜花缘》）；北宋末康王赵构（南宋的高宗皇帝）逃避金人的追杀，跑到一个庙中，后面追兵已至，结果他骑上神像前的泥马，飞渡长江；朱元璋小时候与群童为地主放牛，朱元璋带头把牛杀了，大家分食，把牛尾巴插到山坡上，说牛钻山了。地主主要牛，朱元璋指着牛尾巴说钻山了，地主当然不信，用手一拽尾巴，尾巴牢牢地，根本拽不动，因为天子发了话（尽管朱元璋以后才做到皇帝，但他生下来就是真龙天子，有了皇帝的身份），土地爷、山神爷都要在地下拽住牛尾巴不使其出来。这些虽然都是小说家言，或民间的传说，但天子的威力和老百姓对于天子的理解都显示出来了。像这样“上管

